

2014年香港藝術節門票預訂即將開始，而對華格納情有獨鍾的觀眾，想必會成為本屆藝術節知音。明年三月，大師華格納的浪漫主義巔峰之作《羅恩格林》(Lohengrin) 將在文化中心大劇院與觀眾見面。香港藝術節從國際頂級歌劇盛會芬蘭薩翁林納歌劇節(Savonlinna Opera Festival) 引進該劇，令本港觀眾得以欣賞這齣不朽的華格納經典，在靈感源自中世紀詩篇的英雄史詩故事中，感受德國浪漫主義歌劇的萬鈞劇力。神格與人性、深愛與猜疑、優美與傷感，都在「天鵝騎士」的童話中，緩緩展開……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



從芬蘭古堡到香港舞台 華格納巔峰之作《羅恩格林》

關於羅恩格林的傳說，出現在13世紀初葉詩人沃夫倫（Wolfram von Eschenbach）的敘事詩代表作《帕西法爾》（Parzival）中，而《帕西法爾》的原型則是一位法國詩人未完成的作品《聖杯的故事》——《羅恩格林》在流傳過程中實際上早已形成德法兩個系統，而深深欣賞詩人沃夫倫的華格納，則將《帕西法爾》作為創作《羅恩格林》歌劇腳本時參照的主要素材。

《羅恩格林》被後世評價為「性格悲劇兼命運悲劇」，神性的不可言說之愛，被現世人心的偏見、猜疑與嫉妒所重創，悲劇性的結局成為定局。某種意義上，華格納本人的困境也被書寫在了這部經典之作中。身為藝術家、擁有無限創造力（宛如擁有天賜稟賦），但最終仍難免被塵世所誤解、疏遠與冷遇。就像聖杯使者羅恩格林化身「天鵝騎士」落入凡間，為人間女性艾爾莎洗脫冤屈；羅恩格林向艾爾莎求婚，唯獨要求愛人承諾永不開口質詢他姓名來歷。但艾爾莎受人挑撥之下，對天鵝騎士漸生猜疑，最終違背承諾，羅恩格林只得化為天鵝離去，空留一齣愛情悲劇。

華格納認為音樂應該順從戲劇，他在這部歌劇中排除了過去的序曲形式，而改用前奏曲。全劇的三幕前奏曲都各具特色——第一幕清純莊嚴象徵聖域，第二幕以陰暗氛圍詮釋奸人的陰謀，第三幕熱熱鬧鬧則和婚禮的戲劇內容相襯。因《羅恩格林》而廣為人知的樂曲則包括《婚禮合唱曲》(Bridal Chorus)、《艾爾莎之夢》(Elsa's Dream) 等傳世旋律。

愛上歌劇 愛上薩翁林納

即將與香港觀眾見面的由薩翁林納歌劇節製作的《羅恩格林》，由薩翁林納歌劇節合唱團協同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演出。薩翁林納（Savonlinna）或許是港人相當陌生的名字，但卻是全世界最好的歌劇藝術節之一。每年夏季，這座距離芬蘭首都赫爾辛基300多公里的小城市便會成為國際頂級歌劇盛會。在這座位於芬蘭湖區、全城難覓公共交通工具的恬靜小城中，擁有建造於中世紀的著名的奧拉維古堡（Olavinlinna Castle），而每年夏季為期長達一個月的歌劇節，便夜夜在古堡的厚重石壁間奏響雄渾音章。

還會有甚麼地方比一座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城堡更適合欣賞華格納、威爾第、Saint-Saëns等歌劇大師的經典唱段呢？史詩傳說中的愛恨情仇就迴蕩在渾然天成的幽深古堡裡，凝結了時間的悠遠石壁令壯麗聲線獲得最佳漫射。7月的每個傍晚，在薩翁林納都會看到這樣的景觀——從世界各地匯集到這小城的盛裝男女，手挽手沿着湖畔小徑，魚貫步行到古堡中，欣賞一齣造價不菲的歌劇。他們姿態鄭重端然，視歌劇為一種儀式，因而身臨其境時會被這種態度感染。實際上，歌劇的確就是這樣需要莊重對待的古典藝術，它需要的現場感，與樂隊演奏、合唱團等班底的因素密切相關，它是live experience，故而絕非聽一張CD或看DVD便能代替。

香港藝術節將「薩翁林納製作」帶到香港的意義也正在於此，歌劇不僅需要「聽」，更需要去「感受」。儘管古堡那繞樑不絕的天然氛圍無法原樣複製，但舞台原型受限於古堡佈局的長窄空間也可由此打破，演員不必再穿着全套厚重戲服在古堡後台的「天梯」跑上跑下（在古堡演出並不是個輕鬆活，特別是華麗舞台幕後狹窄局促的轉場空間，相當考驗演員是否身手矯捷。）而《羅恩格林》製作總監Jukka Pohjolainen位於古堡的工作室中，檯面上就擺了他為來年3月香港版本打造的迷你舞台模型——力求在古

在「相面王」就擺了他為木下5月首泡版手打造的迷你舞台模型——「方木仕女古堡版」基礎上，更因地制宜契合文化中心的演出環境，其中最令人感受劇情熱力的一幕「火燒天鵝」也將展現在香港觀眾面前。

劇開始。而儘管香港觀眾未能在這個華格納誕辰200周年的夏天，親臨古堡欣賞《羅恩格林》的壯麗，但能在來年春季文化中心的舞台上足本欣賞這齣氣勢磅礴之作，想來也是欣然之事。



■《羅恩格林》製作總監Jukka Pohjola為香港版本打造的迷你舞



華格納《羅恩格林》 首度亮相香港

華格納是歌劇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音樂大師，他的作品不但震動了音樂史，其音樂與戲劇並重的倡議，亦讓每齣作品劇力萬鈞。《羅恩格林》堪稱德國浪漫主義歌劇巔峰之作，也是華格納奠定其個人風格的轉捩點作品，在劇本主題、戲劇結構及音樂上都顯出他的獨特創見。

時間：2014年3月21日及23日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藝術節閉幕演出 薩翁林納歌劇盛宴

國際頂級歌劇盛會芬蘭薩翁林納歌劇節除帶來華格納的《羅恩格林》歌劇製作，其合唱團亦將獻上一場十九世紀德、意歌劇美饌。芬蘭的合唱水平近半世紀在國際樂壇極速冒起，來自北歐的獨特聲音不但為本屆藝術節譜上終章，亦會讓觀眾在威爾第及華格納誕辰兩百周年誌慶年度

裡，感受兩大歌劇巨匠的饗人
時間：2014年3月22日



A photograph showing a long row of men's blazers hanging on a rack in a clothing store. The blazers are of various colors, including blue, yellow, and white. The store has a high ceiling with exposed pipes and a wooden floor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some tables and a sign that reads "20".

■ 奧拉維古堡 (Olavinlinna Castle) 後台

《羅恩格林》的愛情悲劇中具備

基督教與抗爭的元素，並糅合了相應歷史情節，但在本質上還是一部童話歌劇。童話的完美與悲劇之雙重性，皆源於「神」之情感的不可追問。誠如我們所看到的海報之上，染血利劍象徵了「愛」與「疑」，正反兩面的雙刃矛盾。羅恩格林與艾爾莎完美愛情的禁忌是艾爾莎永遠不得追問丈夫身世，而這樣的劇情設定在飾演羅恩格林的男高音 Bryan Register 看來，卻並不近人情。

「怎麼能因為妻子詢問丈夫的名字就離開她呢？」Bryan詼諧表示，華格納太殘酷，但他卻能夠詮釋出導演心目中對羅恩格林故事的圖景。「導演Roman的理解是，羅恩格林是上天派來的使者，他擁有所謂的能力。這其實很像藝術家所擁有的創作天賦。那種天賦是不可言說的，重要的也根本不是它從哪裡來，如果你嘗試着去定義它，它便會消弭。」故而，Roman這一版的《羅恩格林》使用了前無古人的創意——竟然拿着攝錄機，這位神之使者展現——於是，觀眾看到羅恩格林拍攝「神來之筆」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導演解讀。

平日大多住在紐約的Bryan從7歲到22歲都在學習鋼琴，本來夢想成為鋼琴家，聲樂一直只是兼修，但中學時一次聲樂考核卻讓學校聲樂部門主席為他的聲線倍感驚豔。不久，他被一位匿名贊助人資助，前往曼克頓音樂學院學習聲樂。「直到畢業時，我才知道自己的贊助者是瑞典歌劇女高音 Birgirt Nilsson！」Birgirt是二戰後華格納女高音的代表人物，原來她無意中聽到Bryan的聲線，便決定贊助他進行專業聲樂訓練。Bryan與大師華格納冥冥中便這樣結下了重要緣分。

六年前，紐約的經紀公司相中Bryan，認為他應該飾演華格納的男高音，將他保送到華盛頓全面參與華格納歌劇的訓練。即使已能輕鬆駕馭華格納，Bryan仍舊表示《羅恩格林》對他來說是很大挑戰：「首先是這齣劇目很長，對體力要求非常高。其次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收放自如的聲線，是最困難的部分。」每個男高音演唱羅恩格林時都勢必找到自己的路徑，對於Bryan來說，則是「要在雄壯宏偉與溫柔細語間往復回轉。」而該劇的超長時間則令背台詞成了一場噩夢。「排練的時候有整整三個星期，我沒法睡覺，夜裡睜開眼總是想不起自己的台詞。我幾乎都記不起自己是誰又身在何處。」於是Bryan在排練期間，也需要依靠瑜伽適當調適心情。